

必有雨濟

棒毆 折項 脚折 踢蹴 踏壓 擗跌 觸傷

刃刺 斷鼻腕 火烙 自溺 自縊 飲毒 驚詭

因病 偽造

共八

73  
5105  
6



5105

棒毆

長興奴後洞棒毆金者斤老味致死實曰棒毆

意在解念  
撞着沉丐



折項

高陽李起宗毆打李景考致死宗曰折項

廣占山地  
莫卞首從

禮山金寶起毆打其分寶光致死寶因折項

孫以禁  
穿有闕墻

龍崗韓走傑毆打朴致江致死寶因傷項

變至舟  
出同伴

脚折

沃川金汝鑛周牢朴應三致死宗曰脚折

資人洩  
市恩釋憾

踢蹴

京因徐興大踢打姜興相致死實曰被踢

蓄贖代  
被酒自傷

南陽金貴才踢跪金德男致死宗日被踢	公山朴卜男毆踢李次奉致死實因被踢	全州金明郁毆踢羅女致死宗日被踢	靈光金連同足踢高成朱致死實因足踢	古阜趙光迪毆打李日史致死實因拳足踢	古阜婢得伊足踢李女致死宗日被踢	谷城李萬伊足踢李於叱先致死宗日被踢	谷城嚴成云足踢金成大致死實因被踢	扶安趙五資毆踢奴乞戌致死實因被踢	咸平金龍哲足踢林召史致死實因被踢
<small>擅殺奸夫</small>	<small>三人共鬪</small>	<small>符和徑控</small>	<small>憾因克後</small>	<small>捨弟兄逃</small>	<small>爰出妯娌</small>	<small>路見不平</small>	<small>素惠難信</small>	<small>故殺不顧</small>	<small>證錄相左</small>

務安金云孫足踢張時昌致死宗日被踢	鎮安吳時燁足踢曹明淑致死宗日被踢	鎮安卞德金踢殺名不知金哥致死實因被踢	草溪鄭正龍毆打金厄致死宗因被踢	昌原李枝應跪打五三致死宗因被跪	河陽尹奉儀足踢尹守萬致死實因被踢	鳳山徐從石踢打李大老味實因被踢	白川趙載恒踢其妻致死宗日被踢	載寧林從福毆打金長守致死宗日被踢	陽德金命天踢其妻張召史致死實因被踢
<small>自取求婚</small>	<small>醉誤傷人</small>	<small>醒要退尼</small>	<small>合四打一</small>	<small>以巧我民</small>	<small>發憤納溝</small>	<small>命藥輪症</small>	<small>符同私和</small>	<small>事由風牛</small>	<small>圖賴屍身</small>

漸脫皮粟  
恩結髮恩  
三尺難蓮  
五錢五微  
三尺難蓮  
恩脫皮粟

文川徐鳳恒足踢金銀孫致死實因被踢

毒手結果  
藏鞋圍蔽

踏壓  
結城魯永厄壓蹇足一厄致死宗日被壓

情厚當爐  
殃及在襪

晉州鄭元已踏殺姜聖宗致死宗日被踏

欲奸有夫  
至踏在襪

榮川南三用蹴踏朴戎金致死實目內傷

官吏見凌  
店漢結果

龍崗金光賢蹴打林輝致死初覆檢實目被搗三檢被踢

四檢被踏

為父雪憤  
凡建房逃

擲跌

仁川沈師伯摔打文已賢致死實因被跌

武斷年利  
削髮打趾

全州韓德仁擠擲一成致死實目被擲

親是六寸  
痛欲一淺

義城權五巖擲搽金石史致死宗日被擲  
觸傷

奸情殺露  
甘心擠陷

任實鄭雲白觸犯金甘丁致死實目觸

均是非要  
痕非要居

大立崔者斤用觸打姜命三致死宗日被觸

徑埋失檢  
被打無證

刃刺上

京因奴三漢刃刺其妻私婢九月致死宗因刃傷

捕同奸所  
死涉自裁



判

棒毆

長興奴後同棒毆金者斤老味致死實目棒毆



付以傷處則慘毒以舉措則亮獐此則四凡身也彼是  
流丐也觀於強弱之懸殊而後同乞無所逃律矣然罪在  
誤中情或可原則在朝家審理之政亦豈可膠守常憲不  
念濶狹之方乎當其兩人之來丐也把酒款接則初無一  
分惡意可以知己及乎侵辱妹夫之時持杖駈逐亦不過  
出於止鬪若其撞着腦後一事特邂逅也且况村俗重歲  
時月正元日豈萌戕人傷人之念乎大抵思念之不到耳  
目之不及皆補過失殺果使後同擬打并孫而誤中者斤

老味則誤殺故殺雖曰均是一律過失之貸死亦在經文  
是如乎心上經營不過纓冠之救手裏了杖只惡解紛之  
資謂之過失殺或不至失當况於後同旁也先三兄也旁  
兄之送為正犯究竟未易由前由後似此獄案付之傳疑  
之科特貸一律不害為欽恤之政後同身乙加刑減死定  
配

折項

高陽李起宗毆打李景考致死宗曰折項

付道臣跋辭獄官尾啓既甚詳備亦有意見傳輕一款無  
容更議分此除良証跋則太不分明實日則太不端的黑夜

判

度出白地構成以沒把捉無形影之事拈出起宗一人  
於許多人叢中硬定殺人之元犯此近日獄案所罕見者  
是置大抵此獄干犯無出於李鎮英李大成李得宗李得  
春李宗世李休徵等諸人而宋翼大招則以為鎮英最毒  
是如為於李仁世招則以為大成在座是如為有則鎮英  
大成何異於起宗之倡謀是於得宗則以地勢險陂失足  
墜蒼等說終始納供有若立證者未必非欲掩推擊之跡  
故為糝糶之謀以此彼此獄難下首從之為甚是遣且况  
得春之發喊也宗世之隨後也休徵之持杖也無非拔劍  
隣妬之類也而初覆檢狀之必以起宗為元犯者果不成

判

事理設令起宗果主是議諸人之合力共毆也當以下手  
輕重分別首從而雖以屍親之招言之猶未詳其孰是孰  
否初覆檢官為先從重推考獄案事体至重奏御文字亡  
當致敬罪人名字有誤書處大是不察當該道臣推考為  
跡近來山地廣占之弊日甚一日如起宗輩或称局內或称  
柴場乃敢乘暮作黨伐人之喪致有殺死之變者民習萬  
萬痛該起宗段勿限年定配在囚諸人令道臣分等酌放  
禮山金寶起毆打其弟寶光致死寶目折項

付寔出於兄弟之間證成於叔侄之親其傷倫敗俗自有  
殺獄以後所未聞者是如乎大抵以孫而禁營葬之事以

判

弟而有鬪墻之舉則為其叔若兄者據理峻責之可也箠  
楚警飭之亦可也但孝杖染血職由常漢無識之致耳苟  
究本情則豈以二斗粟之微遽有戕害同氣之理乎道伯  
跋辭中有他人中則償命有餘有兄弟則原情有道云者  
誠為的確之論寶起身已忝酌定配

龍崗韓走傑毆打朴致江致死宗目項傷

付兩人俱醉醉語起鬪轉成殺越之變大抵走傑之於致  
江同伴之卒情誼不泛分叱除良反覆獄案執跡忝情不  
無一二傳輕之端是如乎當其與致江再鬪之時首先擗  
撲者致江也手執衣衿者致江也借令致江多力而走傑

先仆是隱則致江將不覓此獄之正犯况詒水板亂石捉  
髻翻轉如是之際據坐腹上者生而躡在肘下者死然則  
死者未可斷以被打生者亦不可謂之不被打此獄事死  
固幸耳不死為不幸是如乎蓋念折獄之規貴在平允若  
跡若情明知然故犯而因仍訊推以致瘦斃殊乖殊生必  
死之義時為減死定配

脚折

沃川金汝鑛周牢朴應三致死實目兩脚折

付朝家於此獄案反覆叅究終未得一半分傳生之端故  
遍詢于秋曹當卽及曾造道伯則執法者多起疑者少而

判

其起疑之論亦未知的確可據是如乎大抵乘憤欲洩者  
汝鑛也賁人同往者汝鑛也未後助勢者亦汝鑛也時得  
証叅之招既甚分明再與鍛鍊之說自歸搆捏以其凡則  
殺之以其身則養之收錢買板市恩釋憾等種種情節昭  
昭難掩造謀加功之別元非擬議於此獄是隱則三十年  
之在囚七百次之受刑何足少贖渠罪而茅行檢則四年  
之久也實因則兩脚之折也三人同犯未詳手勢之孰緊  
孰歇則此或為原恕之端分比除良事在昏夜證欠明據  
到今諸議况有唯輕之論則然而仍令訊推豈不有乖於  
審克之義乎是詒且於年前海西朱卧達獄事引大明律



老少特被哀矜應死者取自上裁之文許令減死決配此  
囚年紀比臥達伊時之年雖曰不同而癯老則一也以此  
以彼忝酌既決不至為大段失刑汝鑿身乙減死定配踴  
踴

京囚徐興大陽打姜興相翌日致實曰被踢

付成獄之法必復生者無辭死者無寃然後便可謂平允  
稱停而此獄段實因雖甚明白干証終涉暗黠不宜硬定  
元犯遽擬償命之律乙仍于判堂雖已定決特命亞三堂  
更具意見論理回啓者槩出於廣詢而審決之意是如于  
亞堂則以屍親招中其父未殞之前不推興大無人作証

判

之後始稱遺言為疑三堂則以其子之負父歸家既自與  
大家後而初不與之一言相詰且其行兇兇杖無一拾納  
叫壞人報元不忝聞為疑兩說各有的確之可據分叱除  
良朝家於此又不無一二起疑之端屍親渭聖初招則以  
為渠母言內渠父被打於興大處是如為孫再招三招則  
以為渠母言內渠父往興大家尚不歸來是如為孫四招  
則以為渠母言內渠父朝出不還汝須推尋是如為有則  
前後所供何如是節節逐處是孫始也從孫被打於新村  
沙場未乃反說以興大家後者亦豈非矛盾處乎大抵事  
理無出常情之外渭聖父與相自有興大代差渠本役之

後蓄憤茹惡常著一興大於亮中是如可值其泥醉之時  
必欲甘心逞憾勒索興大竟不得撞面是隱則酒既不敵  
忿又不勝自顛自蹶觸損於沙推石角之間而及其子渭  
聖之來問被傷委折也憤氣尚巨宿醉未醒而渠於昏昏  
嚙之中依稀作聲曰興大殺我云爾者似或無怪况於興  
相之年已過七十毋論被觸被踢被打被毆被刺被酒一  
有所傷徑斃丁寧不可與丁壯比而方之且將文案反覆  
想像酒所必多行客棧店亦有雇傭以此膠擾之地公行  
殺越之舉而寧有無一人叅省之理乎昨因此獄招聞律  
官推人觸石致死出於無情則以過失論設使興大推擠

與相轉以至於觸崖良置未必謂之有情以此以彼當用  
疑輕之律罪人徐興大減死定配

南陽金貴才踢蹴金德男致死實曰被踢

判

付按大明律過失殺傷人條曰準鬪殺傷罪收贖給其家  
註又曰過失謂思慮所不到大抵德男之致斃宗由貴才  
之過失如有貴才有必殺德男之心是隱則奈之何捨擬  
捨刃乍縛乍解殆若尋常戲劇之然我至於屍體心坎上  
一片皮肉之尚留血瘡未必不為宗曰明證而蓋聞縛人  
之法輒將膝若足撞其背與脊者慮或束之不緊也雖無  
誓忍於我而被人之指揮尚試似此手勢是去等况於貴

才段目侍德男之辜蓄其矣妻乘憤直前執縛厥漢此時  
思慮政在緊束一歎而未暇及於必死分叱除良迨其將  
打之際又因德金之挽留旋即解給是如為有則貴才所  
為之雍容暇豫可也今以結縛時兩次撞背牢成故殺之  
斷案恐非因法忝情之意是遣藉令貴才不識淫女之自  
奔認以行奸擅殺德男是良置亦與無端殺死之愛差有  
間焉以此以彼合置推輕南陽府因推罪人金貴才以過  
失殺傷律照勘事分付道伯為有矣分禮段後夫之致命  
由渠淫奔前夫之成獄因渠立證惟跡惟情殺之無惜為  
先絕島限己身為奴待用刑令該監司各別嚴刑準三次

判  
次還發配所之意一体行會

公山朴卜男毆踢李次奉致死實因被踢

付泡姬魚商俱作明証烹水雞羹亦為斷案而論其正犯  
則宗係前下手後下手之異問其原隻則又有一加足三  
加足之殊是隱則奉尚之非正犯卜男之為原隻不是難  
卡事而然其干連諸招有可疑之端日千則以為次奉死  
於介不家是如為赫介不則以為次奉死後昇八渠家是  
如為赫徐萬世則以為次奉中路殞命是如為遣及其會  
推之時則丁金以為擔歸不數日竟至致命云前後諸招  
彼此相殊若以日千之說為信則萬世則日千之姻親而

判

與其說不同若以介不之言為證則丁金則介不之誓仇而與其言相類執此一欸果有黜黜之歎其在審恤之義豈無詳查之舉更令道臣除尋常另加嚴飭後稟處

本道查 啓據

付酒所惹鬧初非故殺之意中道殞命實有可疑之端是如乎三人共鬪眾踴交下要害受傷似無先後之別元犯詐某難卜彼此之間若其轉輾相撲之際卜男死而次奉生則償命之律亦可擬之於次奉只是幸不幸存耳且無隣里之搆怨直緣場市之論價則其無殺越之心推此可知此等獄因付諸疑輕之科宗合曠蕩之政特為減死定配

判

全州金明郁毆踴羅女致死宗目被踴

付諸道之以殺獄登聞者殆近百度罪犯雖殊大体則同而以死者而謂生儆人母而代妻者曹啓中殺獄以來所未有云云誠得之矣本獄事除良宋孟秋之罪尤有甚於明郁殺人之寔儆令明郁急於圖生在此巨測舉措是良置益秋其何忍儆其母而代人之妻乎知而不挽已難容貸乃反勸而成之乎人理幾矣綱常斲矣其在正風教戢頑俗之道固當依律直勘而渠招中以渠被縛於成鉄牢鎖房中是如縷縷發明則更當究覈後處之自本道詳查以聞為跡至於本獄毆傷處之狼藉詞証之俱備一考文案

明白無疑分叱不喻始也云死而告官中焉諱死而曰甦  
終焉徑埋而免檢專出為明郁曲護之地雖使明郁自為  
無以加此其間明郁之符同私和欲掩不得之狀不待傷  
處與詞證而可知但明郁招中以渠被成鉄之牢鎖房中  
初不見羅姓之面目云爾則雖是粧糝之巧說其在獄体  
不可不一番面質於看證諸人以為打破决折之地令道  
臣親執詳查以聞

本道查·啓據

付折獄之道傷處為重而初覆檢傷處中微硬云云終欠  
明白起疑傳生不為無見而此獄情節至亮至恃私和之

判

狀既露者證之招俱備則屢度行查一味飭詐以為死中  
求生之計者此前後殺獄之所未見聞者也藉口曰羅女  
索是抱病之人是如為有乃病裏被打尤豈非致命之由  
乎且以其矣招言之豈曰膏腫上有紫黯四五處的字云  
而覆檢所錄不過三處以此觀之當初檢驗之疎漏可以  
推知不可以傷處之稍輕迹施罪疑之科是如乎此等疑  
案人見各自不明有難指一決定更令時道伯叅以意見  
詳查啓聞後稟處為弥宋益秋段托人假手既出逞憾之  
計請毋搜面自犯蔑倫之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其  
負犯殆有浮於明郁嚴刑三次減死定配其餘罪人乙良

並依啓聞施行

靈光金連同足踢高成朱致死案因被踢

判  
付細究獄情反考查案蓋此連同之於成朱因一克後之

微憾與之爭鬪轉至毆打不但初無必殺之心而已惟其

手撲膝踢亦非連同所自觸為之事也連同執成朱之項

成朱執連同之項前推後擠彼仆此躓况是兩漢年則同

庚力必均敵猶與老與少一強一弱大有間焉是隱則成

朱獨有傷處連同則初無痕損意者連同與其兄連金太

才並力踢打則成朱以單身不能抵敵是隱喻此則有不

然者連金太才解紛去之說既發於屍親之招則連金太

才之無所犯灼然可知分叱不喻况於傷處與案因皆不

襯當脊輦腰眼雖曰要害事不紫黑痕不硬堅是隱則其

非重被踢打至於垂死之境可以推知是如乎推官結辭

中起疑於傷處之太輕以屍親招擔磨之痕謂之以暗合

者儘有意見是遣又若私和之事推官論列亦甚的當是

去乙卿曹回啓中強以生前舊痕與死後新痕以自有分

別者果何所據乎無論壓磨與被打均是生前之疤痕是

隱則若以生前疤痕謂有久近可以成說而今以壓磨歸

之生前被毆屬之死後有若被打於既死之後云云者豈

非踈漏之甚者乎至於私和事段畏死避死人心所同成

朱之死在連同實有由我之嫌遐陬愚氓恐或呈官恟於成獄不諒手犯之深淺但聽屍親之誘脅約賄防口避身止鬧者不是異事是去等卿等之執此為說曰南人多詐如無所犯必無分錢粒米之浪費云云者無幾於迫切之論乎使為連同者直有所犯而必欲舞智用謀是隱則恬然在家若無所知然後可為巧脫之計而觀於連同之恹恹慌忙不自覺其反被人疑者謂之愚則可也而詐則未也由前由後疑晦多端分叱除良滯囚已至數十年受刑殆近四百次訖未錄啓將至瘦死而後已是如子推官之自初傅生道伯之令又論輕者實合伸鬱之義減死定配

判

古阜趙光迪毆打李召史致死實因拳毆足踢

付殺獄體段專在於正犯之真偽雖於凡冑之間必摘發其誰某覈出其首從然後可施償命之律至於此獄當初起鬧者萬迪也伊日毆打者萬迪也畢竟生恹逃躲者亦萬迪也論其元犯的是萬迪是去乙乃以其冑光迪為正犯者揆以獄體誠為疑端是如予此槩萬迪逃躲之後屍親急於報警不擇其凡冑必欲償得一命以其在家之光迪指以為正犯推官所謂捨失取存之計云者果為明的之論是於且以常情言之犯罪者疑恹逃避自是例習而萬迪逃避在於李女相鬪之後李女未死之前則其自知

罪犯脫身逃走之狀明若觀火而至於光迪晏然在家即地就囚則可知其初無所犯不自恐恟也在逃之萬迪以其未捉故置而不論留家之光迪以其就捕之故執以抵法者豈有如許獄體卽此一事道伯傳生之論誠有意見而卿曹回啓中以屍親招內當初毆打時光迪專當李女之說作為疑端而屍親復誓之誅莫施於既逃之萬迪則毆打專當之目直歸於在家之光迪者推以事情不啻異事是遣卿等又以李女呈官之路氣窒負來作為疑端是乃其所被打氣窒安知其不由於萬迪而必由於光迪乎此不過屍親噴薄之言而又無他干證之人則不可以此

直駁光迪於首犯之科以此以彼光迪之代凡償命甚非法意同光迪忝酌勘配

古阜婢得伊足踢李女致死實因被踢

付妯娌之間何等親切而一觔之微至於殺越李女之莫怕飢餒斯去全蔓雖曰不近人情得伊之罪大闕倫理在法難違則不可以始出常女之例闕本非殺心之相加有所由貸然曹啓中小姑為正犯仲娣為屍親其他干連一則長娣一則末娣以彼詞証成此死罪傷倫誠非細故得情可以勿喜云者可謂理到之說大抵風化未孚民俗如許朝家自見此文案誠未知如何判決之為當得伊身已



令道臣捉致營庭以此判付曉諭其用意犯手委折一一推問具意見狀聞

谷城李萬伊足踢李於叱先致死實因被踢

付道啓之以有心無心不知不覺作為傳生之論者似未免過於忝怨本曹之駁議不害為守經之道而覆啓中捍衛之手勢惟恐傷已而不猛云云亦有未盡於事情是置捍衛云者不特衛己亦所以捍人是隱則彼此扶執互相顛仆之際捍人之手執果如衛己之手勢而畏恟不猛是乙喻捍衛二字只作自護而省則謂之不猛似或可也是乎矣既足衛內捍外之義則捍人之手足撞着致傷勢所

判

必至是如乎今以捍衛毆打之手勢卞其有心無心而判其生死者非綜核之道也大抵此獄肯綮專在於本事之大小傷處之輕重而以檢驗而論則只曰微浮微硬又曰微有青色終不快著云爾則傷處之不甚緊重可知矣以本事而言則亦不過路見不平為人出氣則元無欲殺之心亦可以推知是遺况詠先犯手勢既由於於叱先則萬伊之從而相抗或致撞觸不是異事分叱除良若使萬伊真有欲殺毒踢之事則聞其病重之奇則寧有往見之理乎本事既出無妄傷處又不甚重而揆以微情亦無可疑之端是隱則歸之邂逅致命則可也歸之於故意殺傷則

有非欽恤之義減死定配

谷城嚴成云足蹴金成大致死實因被蹴

判  
付前道伯檢狀之題已起十分之疑時道伯論列之語更加一層之說卿曹所奏雖出守法兩道伯既居本道而按獄必有聞見之真的分叱除良成大既執成云之髻而仰卧是隱則覆上者之膝肘在下者之臍肚勢必撞着而膝肘堅臍肚虛虛以當堅自致虧損是遣成云若或緊踢而猛撞成大既能執髻不放過了十一尺之地兩人相鬪曾無用意拳踢之事而一生一死誠是幸不幸耳素患之說不足取信故殺之律未至觀合成云殺減死定配

扶安趙五齋毆踢奴厄戊致致死實因被踢

判  
付初檢傷痕則脇肋與臍肚傷處浪藉是如為有跡覆檢傷痕則曰脇肚則微硬而臍肚則腐消無形是如為有在果初覆檢脉錄若是相左實因可謂不明矣漁高三人皆是遊業之徒也不知姓名之誰某居住之遠近一番散去推捉無路而所謂五齋一次推擠厄戊致之說雖出於洞長之招而亦不過塗聽而道說是隱則詞証又可謂不脛矣不待道啓中厄戊致常時抱病與否此獄之為疑獄斷無他疑是如乎况跡獄失檢驗之體罪有可生之端減死定配為跡大抵殺獄文案有係人命為檢官者固宜十分

詳查之不暇是去乙本獄案改檢驗屍帳檢狀結辭俱為  
朦朧致使重獄至於難覈之境不可無別樣示警之道初  
檢官問名拿處覆檢官改推閱之際不無詳畧之別為先  
從重推考

咸平金龍哲足踢林召史致死實目被踢

付潛瘞也私和也情節雖甚可痛獄情別無所係而最是  
九朔後掘塚檢驗四箇處被傷痕損揆以法意斷無可疑  
然當日之以石挺膏伊後之患染致死此一款不可以正  
犯死中求生之言置而不覈是於且於省證李嘉孫之招  
亦曰云然而緝言被打後備役村中若非符同必有苗脉

判

已挺雖異於人踢已則以石人則以足其傷也無恠乎略  
相彷彿而至於縛豈自縛云云前道臣題語果有所見而  
膏腫傷處安知不由於人之足而反崇於已之石乎渠既  
備役村中所目伴者非獨一嘉孫而已且林女之同生蔡  
林女後旋又病死云爾則又安知非林女村內時有癘氣  
甥妹轉輾傳染次茅並命乎此等疑獄宜有更查之舉林  
女挺膏時持石與否被杖後備役與否及村內癘氣熾盛  
甥妹傳染與否令推官會同明查仍令道臣具意見狀聞  
事分付

本道查 啓據

判

付龍哲可生不可生也未具之獄先殺元犯寧不大乖獄  
理乎力石出處迄無明證孰卞其自撞與被觸乎龍哲不  
可殺者一也瘕瘍熾行一洞殆空安知其非傳染而致斃  
乎龍哲不可殺者二也被打後傭役如常云云亦未見其  
十分虛謊龍哲不可殺者三也掘檢後痕損不係於自撞  
被觸之分龍哲不可殺者四也林女以傭丐之身作溝壑  
之魂者寃則似寃也觀於擗刃齋火之舉行惡如彼其穉  
毒決知為喪性人喪性人之不怕火不怕刃固勢也龍哲  
不可殺者五也縛臂一款最涉可疑龍哲招中為防自撞  
云云言固有理龍哲不可殺者六也藉使匿埋之舉真箇

是私和龍哲既無手戕之跡龍哲不可殺者七也大抵廉  
問成獄卽一痼弊分叱除良且其排衆掘檢果獲怎麼真  
贓龍哲不可殺者八也許多詞連無一着証忽將十歲兒  
無知覺之說斷之曰是實可乎龍哲不可殺者九也以龍  
哲之有妻有子有叔有侄家不貧為置辟之左契者卽京  
外獄案之所未見知全羅道獄体原自如許是隱喻抑強  
扶弱之故用之於壓良行之於山訟固可殺活閔頭矣論  
強弱縶着這般意思便已容私龍哲不可殺者十也卿曰  
三疑旣晰予則三昧轉惑似此殺獄宜付生道龍哲身已  
嚴刑一次定配事分付

務安金云孫足踢張時昌致死宗日被踢

判  
付此獄傷處只是腎囊一庫此獄看證只是仁才一人外此諸般傷處諸般供語俱是柔軟皆稱未見只憑一庫之傷處一人之緊証勒成大獄者已涉踈漏是遣初覆檢宗因之或以被踢懸錄或以被打懸錄踢打之間元不歸一區別者尤萬萬不成說是如子大抵時昌常漢也云孫兩班也以常漢而呼兩班之字則為子侄之心當如何平日約婚縱有自服之跡道中逢辱寧無起憤之心况侮辱之不以至於突入抱脚則真是盜憎主人賊反荷杖者也為云孫者其將低頭喪氣甘受胯下之辱乎把持者揮斥執

捉者翻跳轉輾圖脫勢所必至藉令足勢所到用意猛踢猶不可遽議償命之律是去等况於或上或下自相撲侍亦無足恠正犯招中病疝觸磔云云不足為自明之端而揮斥一欵即渠傳生之要語當此名分掃地之時此等獄案在所扶抑云孫身已加刑一次酌故

鎮安吳時燁足踢曹明淑致死宗日被蹴

判  
付一踰立斃傷處既甚慘然兩証納供爰辭亦云備矣雖欲求生於必死亦可謂末如之何茅兩人被酒一死一生醉中不料傷人醒後要使退鬼則殺有間於有意故殺之科是乙喻渠於考覆之後忽地推諉於在逃之梁哥雖出

賅死圖生之計在朝家重獄之道不可不一問於梁哥後  
決處時燁身已始為停刑待梁哥就囚並以嚴訊得情後  
狀聞

鎮安卞德金踢殺名不知金哥致死實目被踢

付四漢打一人至於致命行兇之時無他證叅未能分下  
手之孰先孰後孰重孰輕則歸之衆毆可也歸之歲殺可  
也而此獄足踢者林奉已也繼而猛杖者卞德金也兩漢  
之中一當償命林則以年幼而先配卞則曰年壯也非罪  
三尺之律將無所施分叱不喻行乞之類東西糾結少則  
劫奪人大則殺越人此不嚴法而重繩則折此流丐之戒

判

害平人將不勝支當弱肉強食云云誠非過慮依前訊推  
在所不已是隱則道啓既置惟輕有難遙度一番更查亦  
合審克之政芽於已發配外諸干連中拈出疑端親執詳  
查指一決處事分付

草溪鄭正龍毆打金庖致死宗目被踢

判  
付死囚傳生不須他求檢或違式而實因不分明跡或未  
著而證証沒模捉二者之中一或有之未可以償命論是  
如乎槩此獄案反覆叅究許多可疑之端姑舍是五月致  
斃七月掘檢而按骨墨拈出侵犯八一款斷之曰實因被  
踢是如為有絲脅引浦邊老人啗致危上禡童而一問再

問忽將胡叫之說謂之以詞證俱備是如為有則從此殺  
死之獄案因不必懸錄詞證不足取信焉有如許體段乎  
是跡又若孟進之招全無頭緒太白之言且非目付分叱  
不喻藉令被告人鄭正龍真有手犯之舉是良置原其本  
事則不過是發憤於摘菸也踢殺不足終又投諸溝中宗  
非常情之所出道伯之起疑於踢死儘是的確之見由前  
由後正龍減律似不至失刑草溪郡殺獄罪人鄭正龍特  
為減死定配之意行會本道伯處

昌原李枝應毆打五三致死實因被毆

判  
付李枝應獄事段烟竹之打似非殺心之相加鑊柄之擲

蓋緣樵路之戲事究其情而情有可原論其罪而罪有可  
恕分叱不喻且其所服之藥明是取汗之物命藥之醫亦  
以論忘納招則直謂枝應之毆打歸之償命之科大非欽  
恤之故是遣殺令以枝應毒手因仍致病而死不過是避  
遁之事也况跡滯囚已至十五年之久受刑亦為二百餘  
次及今審理之日付諸罪疑之典者不害為廣蕩之故特  
為叅酌決放為有矣殺獄文案何等莫重而或以寸為尺  
或以右為左已失審慎之意是跡用藥一欵尤為此獄肯  
綮係是人鬼關頭則前後檢狀初不提論極為恠駭當該  
檢官不可以事過置之勿論並從重推考

判

河陽尹奉儀足踢尹守萬致死案目被踢

付實目不但謂之不端的詞證不但謂之不明槩其時惑之端不一而甚至屍親諸人符同私和成獄已過十年究竟渺無其期如許疑獄實所罕見是如乎以言乎痕損則膏腫則或云堅硬或云微硬腎囊則或云如碗或云如瓢外此諸般傷處初覆檢狀各有相左是遣以言乎叅左則契中射伴皆稱不見發告面任亦曰不知分叱除良野謂金道謙尹聖進李江瓊等此數人最緊於此獄而與之齊聲粧糝顯有甚麼隱情則到今獄老生奸之後雖欲嚴訊究詰難保其必得情案况致死人之若妻若子及其歲

判

久之後亦說平日宿忘揆以天理人情寧有為警人立職之理哉且以事理推之腎囊之浮大如碗瓢莖根色澤之青黑决知非被打之痕損况於顛門血紅牙齦脫落等證據開檢時亦不得審驗云爾則此可曰獄具證成乎反覆叅究傳生之外更無恰好道理奉儀身已决故事分付

鳳山徐從石踢殺李大老味致死實目被踢

付古人有攘牛奪蹊之喻可援比於此獄情是如乎證叅縱有夢龍事端直由風牛乘憤交詰只緣澤畔之誘牝被酒相閑有若泥中之鬪獸墜下犄角之場冒犯於及腹之鞭而雖云被打則至三惟其傷生者非一是如路上叙話



認出周之誼醉後毆踢寧有越視之意况其扶病之路又有墮水之舉此所謂東西顛沛豈狎歸咎於他人大抵殺獄至嚴此等罪因似難傳之疑輕反覆文案非出於有意故犯槩可知已雖欲如法償命終不知為理直更加嚴刑減死定配

白川趙載恒踢其妻尹女致死實目被踢

付朝家於辛丑春審理時見此獄錄啓拈出八九分疑端非不知即地決折一反前案而以其獄體之至重有難輕先臆斷乙仍于措辭判下使即更覈三載之間四行按查到今京司之議讞轉八三昧道伯之查啓更進一步可遠

判

奸情無遺呈露載恒寃狀為幾獲雪儘乎有罪者莫逃無辜則得免天理孔昭不可誣也是如乎大抵折獄之規不出常情之外當其尹女之死也此隣之女笏同巷之內叔曾無一言半辭之致疑於其間而彼可遠者忽地挺身終始靳靳載豐之不逞冠巾蒼黃未告直不過姻親之際相恤相救之意而可遠則忍於此時萌他惡念自以為逞憾在於斯圖賴在於斯寢故二字把作真贓未冷一屍視若奇貨遍察上下之渾体強覓彷彿之傷處而無疑可執無訐可售是隱則乃發厚葬之說顯肆索錢之謀是如可錢則不出人則已矣於是乎多般揣摩積費心慮自做數閱

農謳先播一村饑婦而嗷起瘡臥之趙鏞急招越境之二奉始乃告官於四旬之後行檢於六月之中要得傷處於糜爛疑似之間而其矣所謂立證者只引無知之兒矣俾絕當問之蹊逕成獄之亮謀既行敗家之宿願亦遂攘臂褻足曾莫知止此其心為五寸威臣之寃死乎為千金厚賂之失計乎逮朝家洞察隱情另使究問則其心益狡其計益急粧出初覆檢所無之許多人物以為之證而奴屬之外募得良家之裴召史女人之中挽入男子之羅莫同遠而黜烈為外援近而福德為內應如鬼如蜮眩亂耳目而獨於教誘指使者之時難掩彼此差錯之跡厨間之踢辛

勤密囑曰豐恒之異居未及分曉井邊之語爛熳相和而誰某之同汲莫能說到畢境語招互相枝梧分叱除良語根則反歸渠妻血衣則便沒下落種種寃態昭不可掩最可痛惡者即農謳一事也想渠設計之初預蓄或衆之方作為俚詞暗教村女一人倡之十人和之或在于田或行于要使營邑廡探之人道塗過去之寃聞而惻然認為宗事舉云尹女之寃至登謳謠即此一節於渠斷案然下里腔調原從天機中出來山和野曲如興如此往往有似解而難解者何賞丁寧說去惟恐人不知如此獄之所謂謳者乎若使具耳者聽之可以立辨贗作多見其欲巧而反

拙是跡且以傷處言之名曰損痕而安有無血瘡者乎名曰足傷而安有不方圓者乎白髮為青而元無紫色則非血瘡也梨轉為豆而僅如葉樣則不方圓矣非血瘡不方圓之傷處何所據成獄乎真正傷處之仍然青紅瘀傷處之即時白色此無冤錄用措之法而今也不紅而白是去乙依樣按措之後不分發寔與否斷之以傷痕又是失着之大者是跡所謂用水法設置上自衝激不去下有損即現通者並行然後始可完備而兩檢結辭不言有損無損只切切於衝激不去四字以為用水之妙方向其疎漏之損也兩檢官難免不審之罪而年前已徑勘處今不必

更論而朝家於殺獄文案未敢泛忽看過蓋出敬慎之意是去乙職在承流之地更查有命不曾一番躬按付之守宰草草盤問依前本謄啓甚至以不近似之說彌縫之不己致令獄老生奸無諫不有倘非又復行查之舉將使可遠之奸情不露載恒之寃狀莫雪刑政之倒置孰大於是不可以事在既往仍以置之該道臣趙尚鎮罷職今則可遠曷賴屍身誣人殺死之罪自有當律而載恒姑不斷死可遠宜貸反坐李可遠身乙更加嚴刑後極邊限己身減死定配為跡鑊之同情雖極可痛比之可遠即一隨從趙鑊段減律徒配為跡其餘各人等曰東則東曰西則西俱

是愚蠢之類並自本營從輕重決罪為旆白川郡殺獄罪人趙載恒段既知其無罪則不必許久滯囚將此判付詳細曉諭後放送

載寧林從福毆打金長守致死實曰被踢

付近來人心雖曰不淑傷風敗俗不料若是之甚也隣里之誼不輕少長之分有截是隱則原其事端五錢之財至微觀於詞証三尺之律難追傷痕諸處俱係要害則一次拳毆一次足踢猶足以即地致命况旆數次毆踢之說渠亦自服不可以洩出有論於成獄不成獄償命之律無容更議是乃但念折獄之道貴在平允恤囚之政務從寬恕

判

反覆此獄亦不無一二傳輕之端是如于渠雖至愚至頑似此小事決不當公肆必殺之心甘犯難贖之罪是旆雖以獄情言之當其踵門而促錢也了無償債之意反有荷杖之舉辱詆橫加鬧端先生則不顧事之大少物之厚薄憤氣所使互相推擠常漢悍習不是異事是旆且着証諸人吳廷西一人外俱是屍親而金女對質之供亦不明的由前由後此等罪因付諸惟輕不害為曠蕩之政嚴刑一次後特為減死定配

陽德金命千足踢其妻張石史致死實曰足踢

付要害傷處狼藉難掩分叱除良渠亦以旆毆且踢一一

判

自服則三尺之律焉敢倖違而朝家每於此等獄事有以  
用意不用意故殺非故殺忝互而輕重之者殺人者償命  
非但用國法蓋亦為死者雪寃也今也為人妻者被打於  
其夫邂逅至死而其夫將因此坐死矣死者有知其必曰  
願活我夫而雖不償命毫無寃言此倫綱大於死生故也  
若使命千事出用意情在故殺其於懲他之道有難為死  
者反加曲恕而五年同居曾無反目之事一時相閱不過  
脫皮之粟則或毆或踢宗係無忘何嘗有用意故殺之可  
論哉此亦依他道一二獄例設以傳生不至失刑是乎矣  
但不順父母四字始出於同推之時與當初直招之吐出

真心判作兩截是如乎未知何誰將律文中毆死有罪妻  
妾條教誘之以為圖生之計是隱喻既打之又從而誣之  
者論其罪狀反有甚於毆踢一律則雖貸白故則大斂命  
千身乙更加嚴刑遠地定配

文川徐鳳恒足踢金銀孫致死實目被踢

判  
付此獄案反覆叅閱紙殆生毛而一毫傳疑之端有萬端  
難恕之跡艾薰之蒸香誘以附缸松林之隱匿捕以空谷  
五年訊推一直粧糝甚至於縱子呼籲至再至三而乃敢  
疑亂其獄情漫漶其檢狀寃厥罪犯合置何辟秋堂覆啓  
下語也自精詳起疑亦頗綜密而朝家於此又不無其然

者三漢扶病而皆說腹部之受傷八人問疾而俱知閹宦  
之被踢則嘉脚兩造之時既得公証臍肚三日之限矣論  
深文是弥比隣鼎恭既是元犯之所援而反招庭籬之嬰  
冠同堂金女决非屍親之誘而直供園藪之藏鞋則其矣  
毒手結果之狀固可掩不得是姑况弥病何痛何之說陰  
托厚誼不飲不歸之言強作和容其妻若子同時叱詬曰  
酒可棄不可與汝飲云云則以渠平日怙強之蹤若無真  
箇所犯豈肯俯首忍辱欲必喫了一杯酒而後已曾無隻  
言半辭相詰抗顏者乎諺所云心有屈言不出者足為準  
脩語此而不施償命之律安在其重殺獄之義乎然而覆

啓堂上曾經此閹守令必稔知其風俗之猥詐而有此根  
據之論即令該道道臣各別詳覈論理啓聞後稟處踏壓  
結城魯永瓦壓塞吳一瓦致死案目被壓

付此獄案肯綮專在於故壓與被壓而初檢實目則以被  
壓懸錄覆檢案目則以壓塞懸錄被壓壓死之間別無明  
白指證已疑晦之端是遺雖以傷處言之初檢則左邊  
有皮脫四處而覆檢則但言三處初檢則有髮際流汗而  
覆檢則不少槩見傷處之如是相左充涉踈漏是如乎大  
抵償命至重倘論有情則無情而已假令一瓦之死真出  
於邂逅致壓是良置永瓦既以乘醉入房之說無辭自服

則固難免由我之律是去等况於所謂干証只是十歲無知之兒則其有情無情初不分明者乎且呱呱襁褓之兒為人所殺則無論知與不知其殘忍疑訝孰甚於是况為其父母者哀痛憤惡之心尤當如何聞報歸家既見正犯之縛致則即地毆打或告官可也乃反低頭詰責了無驚惶之色何其太雍容也即此一事決非常情之外是於永瓦雖與道昌素無恩怨是如為有乃至如德生段酒肆顏情不薄而厚至被同里之指點則其往來之頻數情義之殷勤可以推知平日潛奸之跡姑舍是賣酒村女爰錢如金則無價酌勸至於七盃之多此豈施之於尋常知面人

之事乎及其覆檢之時七寢為五酒杯多小顯有隱諱之意此事雖不關於獄情而節節生意終難臆決推官傅生之意必有意見而道臣跋語亦不明的更令該道伯拈出疑端指一啓聞後稟處

本道查 啓據

付當初更查之命已示傅生之微意及見狀辭而初覆察目之誤錄酒杯多小之不同今無可疑道臣所謂揆以法則在應死之科論其情則有可恕之端云者誠為的確是如乎大抵此獄至為毒慘決不可以傳杯事有所容貸是隱乃但以常情論則當爐之恩情既厚在襁之穉孩何辜

特因不勝酒酌終致冒犯殺死因此償命實非朝家欽恤之政分叱不喻况今獄老證絕或在逃或年老雖欲更加嚴詰不可得此等獄囚之施以次律不至為大段失刑特為減死定配

判  
晉州鄭元已踏殺姜聖宗致死宗目被踏

付鄭元已段渠所謂林女之殺子歸咎仲文之打嫂及侄初不近理末又落空則元已之欲奸有夫之女至踏在襁之稚者既成獄案又經查落至今似無可疑之端是乎矣想其光景叅以事理半夜蝸屋三人角戰彼此相撲左右迭加之時稚兒有無無暇覺得畢竟見踏未知的在誰足

分叱不喻不知誰其所踏之言雖曰嫂叔間私語既為查問時公証則推此一欵有難抵法是於屍親伴欲私和之說亦涉可疑若專以元已蹴踏必欲發告則何不即日呈官直請譏捕而往復徵索論定多少是如其不給之後始乃發告是隱喻以此以彼不可直斷以償命之律道臣結辭誠為的確之論依所請以強奸未成之律斟酌決配

榮川南三用蹴踏朴戒金致死宗目內傷

判  
付道臣傳生秋曹守法雖謂之兩說皆通可也而芻其傳生之論未得拈出其要領乙仍于致有此守法之議是如



乎殺獄部決莫難乎內傷內傷實目固多可疑是隱乃至於耳根係是速死處而垂上竅下血凝血出則其所致命未必不由於此是在果今按其脉錄而考之則耳根之傷不在左而在右用左手則右損用右手則左損明有法文三用既不用左手是隱則在右之損豈必是三用之手毆分此不喻况流血汗之流出兩耳竅同然是如為有則其可曰三用之左右手打人左右耳乎哉即此究之可知戒金之乘醉顛撲東倒西仆以致左右耳根之觸傷陶甓在傍隨觸片碎則炭店矮屋又安知無椽桷之來觸乎屍親招辭檢官跋辭多以耳根之傷歸諸足踢分此除良或者

亦以為自觸異於被打被打之故即日致死是如為有乃古有觸槐而死者觸柱而死復何疑於戒金乎又以物情推之官吏見辱於店漢宜無拱手謹避之理是隱乃常漢之崇佛致齋何等虔誠是隱則供佛歸路決無限死踢人之舉由前由後合有忝怒而尚今因推必目官人店漢之問抑強扶弱之致三用身已特從惟輕之典減死定配龍崗金光賢蹤打林輝致死初覆檢案因被搗三檢被踢四檢被踏

判  
付檢官拿處事道臣推考事並只依回啓施行為跡大凡殺獄文案宗目屢搜傷處屢改則雖已完決決不可歸之

成獄至於此獄其為疑悔不在但於宗目與傷處也囚者未必為正犯逃者未必為干連然則正犯可謂未及查得而結案已成獄事究竟豈非大是訝感處也是於况於所謂正犯無出於兄弟二人之間非光迪即光資也設令在逃之光連真是元犯是良置惟此純捕之光資以光連兄自初自當者叅以人情固是當然之事分叱不喻回啓中所謂屍親急於償命未暇計其為首為從云云卿果說得辭案中肯綮處而光資兄弟拳踢交加之時毆打者必蹴踏蹴踏者必毆打云云卿之所見尤為的當是如乎雖於尋常醉鬪之殺死此等獄案屬之戲殺之科是隱則又若

本獄事始初下手出於為父雪憤之心末後承疑又出於代弟償命之意跡既可怒情又可憐藉令跟捕光連畢竟決折必當惟輕律文中亦無以一事而長幼並坐之文與其許久滯係曷若從速勘送罪人金光資特為減死定配  
擲跌

仁川沈師伯梓打文已賢致死宗目被跌

判  
付大凡折獄之道情宗為主詞證次之訂或未備情若故犯固不可妄擬罪疑之科庶獄猶然是去乙况於殺獄事體何等慎重而觀此查官報辭蓋其所謂起疑九段無非正犯荷杖之說反覆審閱寧有如許獄理致死之漢年迫

八十喘喘欲死者而正犯沈哥挾其豪富之勢縱其犇悍之奴粹之毆之挫其肆惡至以椽木打之云爾是隱則厥漢之即地不斃亦云異矣今於已成獄之後忽以傷痕之在此在彼宗因之被打被踢助趾之有傷無傷謂以可疑之端者果何所據是跡且以屍親之父病中指的之說歸之無憑可考生前挽止之事諉之緩時發狀覆檢時屍親招差錯曰以傳會成獄後省訂招反案不曰寔幻從以被打後往來婚家明其受傷之甚輕反為正犯而立讞者皆可成說乎各項疑端適增正犯殺人之罪是如于其所謂而又害之也查官之見若無偏繫安有是也誠如查官之

言士夫正犯將無償命之道不徒此也報使指語太多昏憤此等牧吏難恤迎送仁川府使金謹行富平府使宋在淵為先罷黜為跡道臣跋辭亦不兌依違從重推考為跡正犯沈師伯身已依回啓更加各別嚴刑期於得情事即為申飭本道為跡在迹是在兩漢安知非恣惠乎省訂人之寔招亦可見奸弄之跡是置此二件事亦為依回啓行會為跡文已賁即為放送

本道查 啓據

判  
付此因情節已悉於前後判付今不必更費辭教是在果今番更查非為有一分原恕之端也槩欲求生之必死之

中母或有齋寃枉死之歎也今見所供糝糶之奸實漸滑  
抵賴之隱情愈頑初招再招了無半句真情之語並與同  
惡之日萬而萬端慙患必令以不聞不見之意明白立證  
以宗已言問目所云不死於己賢之獄事而必死於自己  
之奸謀者可謂盡出真境是如乎及其金先才之招出而  
真贓斷案莫掩於削髮打趾四字藉曰髮與趾非要害致  
命之地云爾七十老漢凜凜有垂死之形雖但執裾而粹  
曳猶當有即地喘促之理是去等况縱其豪奴削髮打趾  
此何等慘毒之舉乎不可以翌日之強疾赴會有所忝怒  
分比不喻最可痛者血漚一事即為此獄之肯綮而面質

之招未及究竟推官之報無端刑援即此而尤驗其威勢  
之莫敢誰何矣夫殺獄文書至嚴且重雖在尋常干連之  
招必須無遺載謄不敢存拔於其間况血嘔有無即閔師伯  
人神之分則閔和之重鉄案昭昭而今以一獄吏之私見  
擅拔三尺案之要害此自有殺獄以來所未聞所未有之  
事也如非容護之跡决知妄恣之致該檢官事節節無狀  
仁川前府使問名令該府拿問嚴處為旆以道啓言之其  
所臚列在師伯不過總功之案其武斷牟利之習有何當  
死之罪乎其粹曳打趾等行亮節次及嘔血一款更加各  
別嚴刑反覆寃詰是有矣金成才金成龍等陵屢年滯

囚足懲渠罪並放送為絀金日萬段隨問寔招徒仰師伯之口矐亂獄情之狀萬萬痛駭不可以泛泛隨從遽然勘放與師伯一体嚴刑取招後更令道伯拈出疑端論理狀聞後稟處

全州韓德仁擠擗一成致死實因被擗

付內行免則不過執領也傷痕則都是微硬也里任茲告又有飲毒之手標則成獄償命自歸勿論之科是隱乃細究諸招則無非德仁必死之案寧受三日之笞而殆涉春雉粧出一村之訂而難掩泥歟藉曰服毒死撞觸死固難掩償命之律是去等况於致死是在一成與德仁為六寸

判

之親而專昧為親者諱及有場市立幟之說則人子之痛夫孰甚是自從叅禮之還當懷一洗之心是如可及夫春化麻中之言又從以懲患之激成之於是乎舊憾新憤輪困不平雖無用武之兇仗而足試搥袂之手段想像光景亦既抱子惟其背有兒也故未暇自護襲其後也故受傷則輕論其情犯殆有浮於毆踢不可以執領微硬有所容貸是隱乃下手不至猛毒致命直是邂逅若使德仁真有欲殺之心則豈止於執領揮擗已而方當因有大慶需澤旁之日此等罪囚宜施曠蕩之舉叅酌定配

義城權五岩擗撲金呂史致死宗目被擗

判

付權五岩獄事段志心即貴不之妹而只言其男之被打  
天雲即貴不之親而但說房中之顛仆則金呂史之致斃  
專咎於五岩者已失審慎之義是遣且貴不以奸騙之計  
偷裳纓之屬締結同惡之仁心掩諱相鬪之每化是如可  
及其奸情綻露免誅莫售則乃以一時推擠之舉欲為甘  
心於五岩詰責之後者究厥心腸極為叵測道啓中金女  
之死只謂之起端於五岩則雖似太緩五岩之命直謂之  
必償於金女則寧不為寬云云可謂明白無容更議是如  
乎五岩段特為忝酌決放為旆貴不段不可尋常處之各  
別嚴刑定配

觸傷

任實鄭雲白觸犯金甘丁致死案因觸犯

付鄭雲白段以必可恕之罪而六七年滯囚五十次被刑  
殊非慎獄之意是置不但傷處皆是皮損而已元無要  
害致命之處是隱則此獄案因終涉不分明分叱不喻所  
謂皮損處亦皆柔軟其他小小皮損又不可以傷痕論者  
是隱則當初成獄已極乖當至今不決豈非失刑原其獄  
事兩漢均是大醉之人互相言語轉成鬪打一執一扶或  
臥或踞當是時也執之者不省人事扶之者不省人事到  
非有意踞亦無情設有真箇觸犯之事是良置誠如道啓

判

措辭非雲白觸犯於甘丁即甘丁之自取觸犯於雲白云  
甬者惟此一言明白緊切足為此獄之明證是如乎若其  
無寃錄中觸犯氣絕之文腎不縮上之說不待脰合與否  
已無足深竅是遺况其屍帳之腎子無損又不合於無寃  
錄觸犯條此等獄事更無致疑之端令道臣即為叅酌決  
故事

大丘崔者斥用觸打姜命三致死宗因被觸  
付屍體之徑理翌朝屍親之右袒彼隻足為可疑之端分  
比不喻頭觸拳打之說既發於莫奉等之招腦折脚折之  
証又出於蔡師龍之口則不可謂全無可據是乎矣但考

判

諸文案叅以事理則屍親之初頭牢諱既知私和之跡畢  
竟發告又在躬竅之後而蔡哥之始若不知末乃立証專  
出含憾之意則其所謂言俱無足取信是遺况詎命三奉  
以久病之人又添新熾之疫猝地起動與人相詰熱之可  
使半晌爭聞歸家即斃病之所添雖以者斥用言之既是  
五錢未辦之形勢則安有一村私和之權力乎大抵此獄  
未理之前既失檢驗被打之時又無叅看則傷處有無何  
所憑據詞訂真偽又難卜別是隱則償命一款不可輕議  
令道臣叅酌決配

刃刺

判

京囚奴三漢刃刺其妻婢九月即地致死宗因刃傷付此獄事被刺與自刺昭然剖決然後可斷當律而問目中以刀背之在上刀刃之在下為被刺明証殊未知其十分視當是如乎假令九月乘憤自刺手勢刃痕無恠其如許分叱不喻助乳傷處雖曰狼藉彼此扶執互相擲擗則自觸被踢有難硬定主客是遣大凡女人之性卒皆偏急愠毒弮中辦死至易御之跋辭女性軟弱何可容易捨命為說者無或守法之地不可及於原情而然乎况於何許男子自房中持笠擢出云云果如渠之所供此無異於奸所捕捉且以獄体言之看証太不分明惡男則發告而未

見相鬪之光景德噲則立証而只憑喧咽之人聲所謂上典李時夏段置適因看花之行亦莫卜事宗之如何如此而迺然成獄似欠疑輕之議是於渠雖無識常賤亦具秉彛夫妻恩誼貴賤同得觀於每夜托宿一款其情好之昵昵不衰足以推知分叱除良同居殆近二十年所生子生女以至鬪鬪之時猶不禁回意之情渠無必死之心明若觀火殺人而有償命之律欲以慰洩幽冤也其父犯無情之罪而抵故犯之辟畢竟至於代殺而後已則死女之心必不以為快又念渠之兩褲子或免襁褓或在乳下渠死則渠子亦無叔育之人然則一獄難為四人并命儘非浪



語朝家所以惻然垂憐之致意於此文案反覆參閱不覺  
夜漏之將撤者此也去春諸道之審理似此罪者必欲付  
之生科今亦豈可異同罪人奴三漢嚴刑三次減死仍奉  
後為奴定配

刃刺下

京囚鄭尚郁刃刺尹大賢致死宗因刀傷

歲不償命  
避追免死

開城府金龍龜刃刺安召史即日致死宗因被刺

寃先嫁女  
復讐查母

沃川吳孟孫刃刺姜濟泰致死宗因被刺

疑無什銅  
惟傳隻搜

清安李召史刃刺郭泰錫右手項致死宗因被刃

入閨索刀  
母逮子逃

南原崔海刃刺宋連山致死實曰被刺

右袒被奴  
終成殺慶

宜寧官奴業伊刺殺金淡不里致死宗曰被刺

夫疑奸賊  
妻前死案

龍宮金一必刃刺千厄致死宗曰被刺

歲目一尺  
幼免三尺

丹城奴萬乞鏹刺車日宗致死宗曰被刺

屢至捉奸  
激成乘憤

奉化僧赴英刃殺僧智悅稱以虎嘯仍為焚死事

落帽真賊  
藏籠起案

平壤朱達海刃刺朴遇文致死宗日被刃

誼好悃姪  
慶生醉誤

斷鼻腕

務安金不割斷其妻金召史鼻腕致死宗因斷腕

捉未登時  
死非即地

火烙

全州李已石火烙林往不伊致死宗曰初檢氣塞覆檢烙刑

致疑偷物  
兼施縛懸

固城馬太明火烙許召史致死宗曰被烙

悲憤捉奸  
逞憾埋盡

自溺

載寧李京輝威逼崔召史等七名並自溺致死宗曰溺水

迫憤答辱  
直驅草賊

自縊

忠州朴升文強奸黃女致死宗曰自縊

受証行露  
自裁中集

熊川李昌範劫金已丹致死宗曰自縊

騙奸白晝  
稚姪維聞

海州李從奉闖閤白德彩結項致死宗曰自縊

套頭不現  
吊掛非樹

襄陽李海寅周牢朴成才致死宗因自縊

勒把烏有  
稚成鼠竊

飲毒

堤川李 大劫逼盧女飲毒即死宗因飲藥

抱羞執裙  
辦死束茅

草溪文女飲毒自處獄事曰都應俞子啓大鳴冤查 啓

一婦點昧  
同堂誣藏

驚詭

金堤趙以瀛爭詰趙虎振驚詭宗曰驚詭

誼是族親  
開起奸騙

因病

康津尹太緒彥緒毆打尹德奎致死實因因病

凌犯嫡族  
崇在尊屬

偽造

京囚金重滄偽造印信

宿習不悅  
新孽偷謫

刃傷

京囚鄭尚郁刃刺尹大賢致死實因刃傷

判

兇身當初緣何起鬧然後可斷其邂逅是如乎終見此文  
 案欲知裏面事情問于駭帥其時事槩可領略藉使尚郁  
 直有下手之事是良置此因戲也又邂逅也戲不償命邂  
 逅免死且載金石之典渠之一直發明獰頑雖可痛忝以  
 法理綽有可義尚郁身乙嚴刑定配以懲刃傷人物之罪  
 判  
 開城府金龍龜刃刺安石史即日致死京囚被刺  
 付此囚已捧法案將行詳覆大抵獄已具矣新當依辟處

斷豈可以一時然疑之臆料容議於殺活之間而然疑之外更覺有原恕之端焉此而無言殊乖慎獄恤政之未意是如乎大抵致死是在安召史孫婦金女之飲毒與否必須分明剖析可無多少疑端是去乙原文案此一欵未免踈漏此一可疑也正犯金龍龜之為報渠女之讐往打安召史也干犯卽龍龜之妻也兄也弟也四寸也八寸也九寸也異姓族也同里人也凡為十許人之多同時作黨並力毆打時則况值暮夜無知之際也其縛自誰手打自何人孰重孰輕孰緊孰歇雖以屍親子婦若孫之共處一室者猶不能別白指告此二可疑也屍親丁哥招內龍龜妻

朴召史之亂打其母尊位李哥狀中丁哥母安召史自刺致死是如為苾里任柳泰權亦以為吾寧先死之說渠既親聽於安召史是如為有則打之者朴召史也刺之則渠自為也正犯之畢竟承欵無或出於推諉不得自甘一死者耶此三可疑也重哲之擬杖老婆至謂以孫婦之非命橫死聞汝所為云爾者雖出於朴召史自明之招而守臣既以此作為頂心打破之証左分叱除良若非重哲漢手勢則如朴女殘拳弱毆豈有即地露骨之舉乎此四可疑也至於區別其被刺自刺之分檢官意見非無可據刀背既在右刀銛又在左収手起手從何知之况無一人訂叅然

而徑定曰被刺得無辜甬之嫌乎此五可疑也行兇刀子  
果有血染之痕置在閨間是如屍親妻拾納云而抑又有  
起訝者安女死後出八房中者自有人焉安知非厥漢輩  
欲避干犯之名移置刀子於厨間要作龍龜之所為者耶  
此六可疑也安女七十垂死之老物也藉令龍龜不刺觀  
於屍帳傷處渠雖欲生存誠未如之何矣此七可疑也安  
女被打後八房病臥而渠之孫子甲孫在安女之傍而安  
女時未物故刺之在人在已寧有不知之理而甲孫報全  
事牢諱果何委折是隱喻此八可疑也右項八條疑端姑  
且置之龍龜女之忽地致命在於媳祖母安女之家龍龜

之致疑即天理人情之所固然分叱不喻藉令金女分明  
自決而安女無作俑之事是良置安女之於金女常常侵  
困備經苦楚轉以至於齋寃辦死之境此安女殺之也槌  
與刃無異者故為安女準倫語是旆又思之威逼人致死  
本自償命當償命之人為金女父者乘憤必報夫誰曰不  
可謂之擅殺以不告官律論可也謂之枉殺以償命律論  
不可龍龜傳生然後可以正舅姑之義而敦父女之倫此  
亦崇教化之一大関揆開城府殺獄結案罪人金龍龜加  
刑一次減死定配

沃川吳孟孫刺殺康濟泰宗曰被刺

判

付先行而輒補後行明有隱情不醉而敢云泥醉決是遁  
辭分比不喻當夜之送子先探翌朝之牽牛獨歸者可疑  
之端殆非一二而斷獄之要不越常理雖以屍親之招觀  
之吳孟孫之於康濟泰本來親熟少無嫌怨則苟非見利  
生心不應無端下手此案肯綮只爭二十銅有無而已夫  
平民之歛歲二十銅元非塲市間碎帛稱貸之物求之也  
必有處則家人何得不知給之也必有人則債主何為不  
現金召史逞憾之言有未可準信是遣設令孟孫真箇有  
殺越之舉則濟泰之當初添付麤子衣服於牛背時既無  
叅省之人孟孫者何故不並與麤子衣服而隱諱藏置是

於至於草履一獲尤無足惜則又何故辛勤收取一一照  
傳於屍親未索之時是隱喻店中所着之衣忽然脫脚足  
下所踴之履忽然散擲者默想光景真所謂求說不得而  
細閱文案叅以事情則孟孫之直斷以正犯者終未見其  
必然其初覆檢招中變幻事實者真是愚迷恐劫欲巧反  
拙之致是如乎當此審理之日決不可只憑疑似之跡遽  
置償命之律正犯吳孟孫段姑為停刑以待為於近觀諸  
道獄案凡係疑晦處道臣守宰頻不悉心体究如法論勘  
致使無辜者久推有罪者倖遠俱非朝家審克之意是如  
乎自卿曹分付該道道臣別定查官同二十銅一款為先

嚴刑究問於金召史為於康濟泰致死根目更良多般窮  
竅待狀聞更為稟處

判  
清安李召史刃刺郭泰錫右手項致死宗日被刃

付殺獄原情之規亦有許多般傷痕則輕歇而或邂逅致  
命是去乃宗目則明的而或詞訂不脩是去乃無是二者  
則雖以求生必死之心亦不能輕議容貸槩所以重民命  
也存國法也觀此卿曹回啓其反覆援據傳輕之論太過  
分數審如是也則女人之毆打人致死者皆將以強弱之  
懸殊置之不問乎此路一開後弊難言雖以獄情言之勿  
論自刎與刺人入閨索刃何等絕恃之舉則似此兇頑之

女能不辨我殺丈夫乎是於且刃勢亦有起手收手之別  
觀於傷痕在處可知其非自刺而即刺人是置此等獄體  
舉皆從輕則三尺之律將無所施更令道伯親執嚴嚴仍  
令出意見論理狀聞為於末孫毆闖閨時既不參見則雖  
不關於本獄是乎乃其母則自初督當其子則一味在逃  
者真可謂是母是子末孫身乙刻期捕捉嚴刑定配為於  
道伯題辭中末孫有無別無關係譏捕置之云者大違敦  
風之政伊時道伯推考

判  
南原崔海刃刺宋連山致死宗因被刺

付此獄刺痕狼藉俱備所可乍拆而決折者惟在於刀主

之誰某與被刺自刺之是如乎卜男連山之初不佩刀諸人之招既甚分明而崔海之招既曰吾刀在鞘云者發明不拔刀之狀而佩刀之跡從而現露是如乎三尺之中佩刀者只崔海則刀之為崔海刀更無可疑是遺至於刺痕段道啓以為被刺自刺俱有疑端而歸之於相鬪時為刀所刺是乃此有大不然者若使連山未及爭鬪之前已拔崔海之刀則壓仆時被刺容或可也既是爭鬪互相扶執之後又以何手拔人之刀是亦假使連山有拔刀之暇則同鬪之卜男固當無不見之理若見拔刀之狀則姑未知自刺刺人之如何而驚惶解手謹避之不暇是去等豈有

牢執不捨之理是亦雖曰壓仆之所在是乃諸人之招既曰有殺人人死之聲云爾則為連山者何不發聲於初被刺之時而始乃發聲於三刺之後乎且刺人之刀其刃向外自刺之刀其刃向內是如乎連山既無自刺之心則執刀之時何故內刃而必死之自傷是亦道啓中又曰執刀之拳自然着地云爾則其拳着地之際所握之刀自當橫外是去乙直立傷背又是意外之事分比不喻假使不善執刀誤致被傷是良置一之已恠豈可至再至三乎揆以事理萬不近似是置既非自刺又非誤傷是隱則崔海之刺殺毫無可疑檢官結語中乘其相持見其露腹不分東



西須勢刺下云者儘有意見直欲依回啓施行而道臣論  
列或有別般探察事情而有此稟裁是隱喻獄雖廷庭政  
貴詳慎更令道臣論理稟處

本道查 啓據

付此獄肯蔡雖在於被刺與自刺之分而崔海之刺刀連  
山之自刺並姑捨是叅之查案推以常情首先起鬧者崔  
海也未又結果者崔海也一則崔海二則崔海崔海之為  
正犯斷無可疑分比不喻但以被刺自刺一事言之謂之  
被刺萬無疑晦是遣謂之自刺毫不近似是如乎海是兩  
班連山則常漢而干犯奴卜男又是海族人奴屬分比除

判

良連山始與卜男之子倭得相與爭鬪是如可海也右袒  
卜男欲打連山至與卜男共手合力終成殺死之變毋論  
刺之由已由人移連山者非海伊誰國有三尺償命為重  
海可逭此律乎况於卜男在崔海為族奴在倭得為父在  
連山為隻為卜男者之心固欲脫崔海於死罪雪倭得之  
宿憤是去乙奈之何反為連山立幟同推之招頭面之供  
皆以為海拔佩刀刺連山云爾則卜男非不知崔海往日  
右袒之恩非不念渠子當初被辱之事而事端難掩跡  
已露之故自不得不吐實輸款即此一節海之為首尤不  
難知是遣連山則不飲酒崔海則醉酒不飲酒者自刺乎

飲酒者刺人乎是旆崔海則佩刀連山則不佩刀拔刀而刺人可乎奪刃而自刺可乎雖曰連山之為人極悍極悍前此與人鬪閔時每每持刀吃喝是如為有乃持刀擬人易奪刃自刺難以易較難太不襯着分比不喻各人括內崔海之兄淑奪刀投棄是如為有置假使連山果奪海刀自刺其身則在淑與海固為大辜胡不仍置於死者手中乃反奪而棄之甘託殺人之律乎是旆道伯又以連山手中無刀痕謂無遮截之事是如仍作自刺之明據是乃此亦有大不然者被刺殺獄前後何恨而未聞死者手中皆有刀痕是如乎今其為說無幾於穿鑿之歸乎又於再啓

中始也以被刺為不可中焉以自刺為不可末乃斷之曰刃傷云云者終涉苟艱若謂之刃傷則一遭刃傷必有疾瘳之聲豈可至再至三至於死境而觀其刃勢嚙口無語乎是乙喻由前由後崔海無可生之端有必殺之跡此所以求說不得憫憫于中者也然而抑有一事之合商量者海則癡騃未成之人也使卜男臀打連山不過醉酒肆毒之舉觀渠愠發於不猛杖執石塊擲卜男之狀而益知其兇戲之兇戲耳且觀渠供尚未成娶云爾則以兇戲之事仍作故犯之罪日次同推竟至瘦死是隱則是道伯生之而予乃殺也且念原情定罪又係此獄之叅倚處南原府

殺獄罪人崔海特為減死絕島勿限年定配

宜寧官奴業伊刺殺金淡不里實目被刺

判  
付敷五教者王者之教也用五刑者王者之刑也刑可緩而教不可弛也今者覆因諸案中宜寧縣殺獄罪人業伊推案有更加高處者昨年啓覆以此推案之有疑端更令本道完決錄啓是如乎昨年所謂疑端不過曰小妻之不受刑事也屍親潤澤之不相埒也是乎矣至於今番獄案之可疑處非比昨年事是置大抵此獄設如元犯初招時發明之言是良置既不於奸所執提而宗目傷處俱皆明白則枉殺人命自有三尺無容議到於原恕分叱不喻况

跡渠之更招已自輸款是隱則固當依律正法是隱乃成案之格亦自有不易之體勿論大小庶獄不得以父之事證於子亦不得以夫之事證於妻此乃敷五典之成憲乙仍于從古雖有必殺之罪人而或以詞證之未備漏網而失刑者何限也觀此業伊更查完決業伊之妻莫禮為屍親之者訂焉為正犯之干連焉已足失刑之大者是遣即此除良凡於兩造疑端處莫禮新反軌作訂左畢竟因渠一言而擯渠夫於必死之穿是可曰以愚夫而不知事理而然者乎渠雖選土愚氓亦具倫常渠作者證是隱則向渠夫愛欲生之心固是秉彛之同然是去乙反為屍親立

幟可謂人理絕滅是在如中本道又以莫禮作為詞訂錄  
啓是不緩於可緩之刑而反弛於不可弛之教也其視敷  
五教之義果如何哉不及今啓覆而處斷非失刑也又以  
重倫常而厘改亦是得體也原文案段今年三覆時姑勿  
持奏更令本道莫禮為訂之招一并拔去更為具格啓本  
以為追于行刑之地為於至於莫禮段本獄事外其甘為  
省證必欲擠陷其夫於死地者有意與無意之間兇獍亦  
甚矣亦令該道臣為先嚴刑三次以待處分使敷教用刑  
之意並行不舛宜當以此分付該道

龍宮金一必刃刺千尾致死宗曰被刺

判

付獄案雖似明白獄情誠有殘忍被殺之千尾年雖十九  
被告之一必齒纒十四始目一枚苾摘食與之起鬧至於  
殺死而事由至微罪犯罔赦設有真正得情之端若抵大  
辟尚可哀矜是去等况於此獄事無必死之迹有可生之  
道卿曹回啓雖以覆檢省訂納金之招中問於一必則答  
以此固吾罪云云之說歸之證左而此則有不然者初檢  
省證白萬重招內以為千尾以其鑰子斫斷一必之手指  
則一必亦以其鑰子欲斫千尾之手指而千尾指拂之際  
鑰子誤觸腹部云爾是隱則均是干證之招而卿等之不  
信萬得之說反主納金之言者莫曉其故分叱不喻萬得

與納金皆非目覩之人即是聞所聞傳所傳是隱則又豈可疑信於其間乎此一疑也借使一必果發此固吾罪之說是良置渠以幼稚驚惶倉卒之際不卞渠之罪刺與被之自觸遽以吾罪之說向人云云者不是異事以此謂之恟言先發容或近似謂之奸謀未萌宗不襯當此二可疑也以覆檢跋辭觀之千瓦壯而健一必羸而細此弱彼強手勢不敵一必雖欲舉手擬刃是隱乃千瓦寧容露腹受刺乎是旆且兩漢共持一鑷以刃相向或進或退一必之鑷雖觸千瓦之腹坐在無情非出用意則此三可疑也此等獄事雖在年壯之人或有傳輕之論是去等况此未成

童之免乎律文十歲前有免刑之法而十五歲以前無舉論之文道伯不敢輕易酌決是乃原其事情不過一時之免戲亦無傍觀之叅訂是隱則雖謂之獄未具可也卿等之謂以依法同推者殊欠欽恤之故分叱除良年未十五者元無刑訊之例則雖欲同推其勢末由是置藉或不刑以杖是乃寧有如許法律以此以彼傳生之意固無失刑之歎以次律減配

丹城奴萬乞鑷刺車日宗致死宗因被刺

判  
付萬乞獄事毆犯手旣非奸所致命又在辜限則勿論痢症瘡症病源則專由於被刺真所謂挺刃無異者成獄

償命無容更議是乃但捉奸非止一二次被刺至十餘日則與無端刺人即地致命然有所異分叱不喻前此執捉之時元無犯手之事而從後恣患之說激成乘憤之舉觀此而可知其庸愚戾劣不足深誅是如乎以此以彼此等罪囚特施減死之律不害為廣蕩之政叅酌定配

奉化僧赴英刃刺僧智悅致死稱以虎嘯仍為焚死事回啓付僧赴英殿屍帳縱入於茶毘情犯莫掩於草供初則以為銀項之刀乃是智悅之物云云是如可末乃以為智悅佩刀曾未見之云爾則前後供辭專出歸詐分叱不喻當猛虎嘯人之際渠雖大胆安能執其足於數步之間而犯

判

不測之怒虎乎究其直境極其訝惑分叱除良原獄情不無多小黠昧之端是如乎渠以刀殺人則何故留置其側以名書帽則落在其傍至使人執其真贓甘自歸於露迹之科乎是跡收其行兇之咒藏諸貯經之籠而殆若故為自首者然大是常情之外外此卿等覆啓起疑之語的確纖悉執此究之決不可輕易成案令本道親執按查仍又多岐廡探更即狀聞後稟處為有矣此等獄案雖命行查外方舉行每不着意窮覈乙仍于雖以白川事言之屢經特教查究拖至三年之久揆以事体殊甚駭惑今番如前除良愴念為之之意并以分付

判

平壤朱達海刃刺朴遇文致死案目被刃

付殺獄之舉何限而未有如刃刺之慘苟非必報之讐難忘之惡則袖裡霜刃豈可容易可試之物乎達海之與遇文以誼則菰葛之好也以情則葱竹之舊也里巷追隨初無譽之可言則以執髻之細憾而判拔刀之兇謀者此誠理會不得處細究達海之招則且不無一二句語之於問者轉醉成闢認刀為木云者畫出真境也誤刺親朋惟願速死云者可見良心也然則當初下手決知非戲則醉非醉則誤也三尺至重雖不可以非我挺也曲加寬貫是隱乃既以醉戲誤三字執成此獄之左契則刺之者誰渠而

判

所以刺者即醉也戲也誤也有一於此尚可傳生况兼之者乎觀於屍帳傷處之不在要害而益驗其初無欲殺之心以是原恕之論屍親言之無妄之失隣里憐之然而償死有非王政之所忍令道臣更加詳查出意見論理狀聞後稟處

斬鼻腕

務安鄭金不割斬其妻金召史鼻腕致死案目斬腕

付傳聞既異於目擊捕捉又異於奸所割斬鼻腕恣行兇臆慘毒極矣猙獰甚矣情無可恕法實難貸而苟以法制本意取次理會則奸所目擊並殺男女者元無償命之律

判

蓋出於禁奸淫之意是如乎其迹也果在破回之家而登時捉來其責也歷舉仲伊之說而無辭自服此之奸所目見所爭不過尺寸割鼻斷腕雖甚兇慘鼻與腕本非要害處如即救療可不至死此之即地手刃大有間焉若使張釋之奏當罪必至於杖流然亦不可從輕勘放金不身已嚴刑三次減死絕島定配

火烙

全州李已石火烙林往不伊致死初檢宗目氣塞覆檢烙刑付殺獄何限而其殘忍酷毒之狀未有如此獄之甚假使往不伊真箇偷出咒物是良置其罪不至於死是去等既

不執贓又無疑端而縛懸之不足至於棒打棒打之不足又至於火烙此又不足熱炭火而使之納足於其中及其已死之後又復棄置於斷崖亂磧之間以至無所檢驗之境人之兇獰胡至此極且其叅訂非渠子若壻則又是從叔及雇工坊姙也而及當就覆皆不能發明火烙情節若是昭然故殺之律烏可免乎掩瘞四朔始乃行檢則肉之消朽骨之散固其然也是置事既無疑證又有據不得同時被打人羣山金之招而可以洞知是遣文案中道題生羣山金之形貌即死往不伊之脉錄云者可謂如畫說去是如乎惟此獄事用意與不用意故殺與不故殺初非議



到處分比不喻藉使往不伊為己石之奴是良置己石私  
施法外之刑者罪不容誅是去等况被死之往不伊既  
非己石之奴也未死之羣山金又非己石之雇工乎又若  
羣山金死而往不伊生則亦可以雇工之律發此持足之  
議耶己石之如律勘斷更無容喙之端是乃干連看證之  
招徠不詳細指陳令道臣嚴飭主推官使之更捧招辭具  
格啓錄為玆如有違端是去等亦令論理稟處為玆檢狀  
事体至為嚴重而初檢狀之原目以氣絕懸錄殊極訝惑  
烙刑致死明若觀火是隱則強曰氣絕云者果何所據是  
隱喻大抵被殺與病死入皆氣絕而後乃死何獨於火烙縛

懸之死始可曰氣絕乎誠如檢官之言則此後諸般殺獄  
無論若毆若踢若鬪若刺但以氣絕二字懸錄案因可也  
不當言各項名目矣論以獄體大是踈忽當駭初檢官為  
先從重推考

固城馬大明火烙許召史致死案曰被烙

判  
付暮夜跳出明是奸夫則潛奸之迹太狼藉凡身致命似  
崇時氣則埋盡之案不分明是去乙乃反忍忿於太狼藉  
之地逞憾於不分明之事當殺而不殺無疑而致疑十許  
處烙痕下手至慘毒分比不喻夫婦以義合則同室離如  
路人渠既放黜任他行淫是渠以賂人待之也夫殺妻尚

難違三尺况於踞人乎然又細攷原案抑又一二可疑者  
常漢之最發憤最切齒忍住不得者莫過於奸所捉奸而  
不於此時快使一刀乃於兄弟緝殺之後搜掘欲逞兇之  
粉骨挑起不反兵之殺心綿烙之刑轉至戕害是反于之  
情勝於奸所之切憤也到今浙此獄之方不在烙刑之緊  
歇政在咀呪之虛實苟其寀也則兄弟而報兄弟之讎也  
安用償死苟其虛也則凡人而殺凡人也寧欲傳生二者  
之中殺活為捨却咀呪之事而徒屑屑於烙殺與否本未  
未免倒置令道臣咀呪虛實親執詳查條列登聞後更為  
稟處

判

本道查 啓據

付諸凡殺妻之案多傳貸命之科者蓋有裁量者存焉殺  
則死固有常憲是不但重民命直為其洩幽寃而使為其  
夫者邂逅犯手竟至償命則死者知有未必不快於心至  
於此獄段盡埋之疑既歸之烏有則行免之慘毒不可但  
以故殺論分比除良死者之寃又不至於非命勒受惡名死  
亦未雪太明不死之前無以慰死者之心依前同推期於  
得情斷不可已以此分付為有矣常漢質質無知識愛妻  
之情易勝於愛同氣是去乙太明段起疑於然疑之迹急  
於報復甘心戕害此所以必欲求生者也然於已具之獄

難容從緩之論令道臣知悉此意來頭同推如得別般違  
端另具意見陳聞事並以分付

自溺

載寧李京輝威逼崔石史等七名並自溺死宗曰溺水

付殺獄何限而豈若此獄之慘毒匹婦含冤尚足干和七

人並命何等寔恠女子雖云偏性捨生實非常情如無至

難處至難容之事決不容易辦死是去等今此母女兄弟

同心決死岸上之麻鞋手項之編條想像光景令人愍惻

此不代殺則何以慰冤魂而伸幽鬱乎正犯京輝以叔侄

之親無隣里之誼追理受笞之嫌苛摘捨德之事逞兇一

判

念橫着膏中雖無他爭詰之端推以細之即京輝是也由  
我之律烏得免况益加之以草賊之惡名恣患討捕將差  
恐喝危逼無所不至原其罪狀殆甚於推刃而手刺渠之  
一人雖伏三尺未足以償七人命而幾年訊推一味吞吐  
為道臣者但當加刑輸款後已去已忽置此囚於然疑  
之科大是意外分叱不喻觀其狀語以輕不至於百杖重  
不至於一律為折此獄之左契控引不當之律文置之不  
生不殺不刑不杖不放不流之間末又仍請律外之法律  
外之法指怎麼律耶甚麼法耶只憑麼讞議而已則將成  
模稜斷例汨董處置揆以事理寧有這般獄體駭道臣從

重推考京輝身已良如前除良各別同推以為從速取服之地為有矣更或延拖難免其責惕念嚴飭之意措辭行會為於所謂討捕將是在鄭厚彬稱名漢段置受囑威脅情狀痛駭嚴刑一次取服以聞並以分付

自縊

忠州朴升文強奸黃女致死宗回自縊

付此獄與年前審理時全義徐女之獄略相彷彿而伊時以情雖絕悖律無可施元犯刑配徐女節行令本道詳探狀聞矣此獄決折宜無異同大抵鄉俗無班漢之別貞女遇強暴之辱携筐採採之女忽置之周行脩受玷污則勿

判

論奸與不奸行露之誣沒身難洗中籌之縊矢心自裁其事則暗昧而不明其情則殘忍而絕悲及乎歸家之後伯方叔方薄言往愬則或揮淚而出門或愬視而之他寂窳空室羞憤交中雖欲偷生誠末如何矣旌褒之典雖不可輕議潔身自守則未為過語檢官之謂以自取和奸云者何其不樂成人之義也升文段奪筐據旨真是狂童之狂况五箇女伴之招皆從直腸中出有比泛泛者訂之比黃女之死非渠而誰奸未成之別本不足擬議於死後是乃逼死之律無可施則與吳一運無異升文身已嚴刑減死烏配為於黃女段貞標豈可泯沒其在聳勸之政合施表

獎之典分付道伯詳探實蹟狀聞仍令禮曹依徐女施以復給之典

熊川李昌範劫奸金己母致死宗目自縊

付名以士族恣行武斷分叱除良未筭良女惟意劫辱轉展至於生出殺獄之境是如乎雖以伊日舉措言之乃於白晝通望之處作此赤面奸騙之舉翊朝咆哮尤極強梁所謂兩班曾常漢之不若所當嚴訊取服亟置重辟以謝己母之魂而勞其死生閔頭在於成奸與未成奸不此之究即欲臆斷有垂審克之意是如乎道啓則拈出欲為二字而歸之未成曹啓則指彼跨據一節而謂以已成兩般

判

意見各自成說是隱則朝家之意以為不然人之死生亦大矣己母以鄉曲間十八歲女兒能知強劫之為辱判一死如就樂地則昌範雖悍果能奪其志而成奸乎道啓中緝麻炊飯初無必死之心是如可及乎一洞人聚觀昌範妻肆惡之後羞愧捨命云者何所據有此論是隱喻當日之結項被解崔金兩女丁寧立訂是隱則一死之早決於見怯之時抑或推知其所緝麻也炊飯也安知出於使家人不致之慮意乎一死早已自辨則雖以賁育之勇莫之能屈此所以知其未成者也明知為未成而隱於償命驅諸成奸亦有欠於綜核之政而適足以污蠱己母之貞

標是如乎向於湖西徐女事亦當褒其女之節減元犯之律今用已用之例可謂準倫之事已丹段為先給復以表其節義昌範身已減死定配為有矣今若不加嚴訊不投遠方是隱則凡為良家女子者不潔身則不保命之事種種有之昌範發配前準三次嚴刑配所以此道極邊定送事分付

海州李從奉與白德彩相鬪德彩結項致死宗目自縊

道臣題辭今此白德彩之致命既在空山且無詞訂從其喉下之痕執為宗目固其宜也當初德彩之與李從奉相鬪不過醉中事雖有言語之相詰既無情勢之迫隱則何

至於走八空山致此自縊是於笠子之破網巾之裂可想其鬪鬪之大段是如于各執頭髻互相摔曳或毆或踢勢所必至一上一下共為轉撲觸石觸木不是異事而從奉何無傷處德彩偏受其傷處是於同隣崔辰光任丁斗以其好誼而欲為解紛固當携手而同歸是去乙只率從奉捨置德彩抑何意思是於假使德彩醉不省事三幘場之地渠所作行則其不失精神可知復豈有捨其生而取其死之理乎此或醉飽作行重被毆打失路匍匐氣盡而僵死草樹之間是喻曉日踞上有此戕殺欲掩其迹而運置於山谷之間是乙喻以其傷處言之諸般被損不足為一

一致命之端是乎矣唯其左後肋脇最其要害而皮脫若  
是潤之是遺喉下之痕雖以為懸項於松樹之上是乃松  
樹無語縊索不得則無以立訂而德彩之吊掛之處既非  
幽谷即是大路通望岡板則鎮日來去之行人田野鋤役  
之農民無一見之者此又可疑是遺德彩之衣巾腰帶着  
訂人辰光盡為歸傳於其家則只着單袴身無帶索雖欲  
自縊猝難辦索是遺果若吊掛則懸空一日無帶之單袴  
勢必脫落而着持仆死論以事理轉益疑晦屍親之招以  
為此非自縊之痕從奉執德彩之領扼其項而致此傷痕  
云爾則無寬錄所謂氣悶身死亦或無恠此獄肯蔡專在

於自縊被毆而其非自縊之說屍親之招容有可據昏夜  
被打之證許多傷損如彼狼藉而李從奉終始抵賴粧模  
不服之狀萬萬痛該是遺崔辰光任丁斗等毆既是目擊  
之緊訂則其間事狀萬無不知之理而只見扶執不見其  
毆打之者俱極巧惡此與從奉一而二二而一分叱不喻  
辰光毆况以德彩之戚但右袒從奉而終不直告歸來之  
日往于德彩家傳其長衣問其來否跡涉發明事極殊常  
乙仍于三檢官差定使之更為行檢事  
三檢跋辭今此白德彩屍體縣監親自檢驗則已經初覆  
檢之屍今過十一日之久炎蒸風觸渾身壞爛虫蛆滿遍

皮肉腐爛骸骨間露無寬錄所載無憑驗者正謂此屍也  
省訂崔辰光任丁斗招內德彩與李從奉相聞時德彩入  
於從奉之下從奉在於德彩之上從奉手執德彩之散髮  
一二次毆打之狀渠果目擊是如為子於屍親德良招內  
德彩之屍身左右脅肋腎囊處等處俱有青黑血瘡處故  
初覆檢時一一現告是如為子矣左右肋脊及腎囊處  
皮肉並皆壞爛故用無寬錄壞爛屍檢驗之法多般檢屍  
則元無皮肉之緊貼骨上者是遺莖物腎囊已為消化無  
有形体無憑可考是如乎徃獨咽喉下氣嚔上有一庫可  
疑處肥膚雖消皮膜尚存用新水淨洗則縊痕現露以周

尺量之則長為一尺二分左濶四分右濶八分交至髮際  
不匝項頸口開舌多出以此觀之暗合於無寬錄自縊條  
是乎等以宗目改以自縊致死懸錄為子於蓋此獄肯綮  
專在於辨別被打與自縊而德彩雖目一時聞聞之憤既  
無平日迫隘之事則轉八山板渠自縊死宗是常情之外  
是乎乃以顯著者言之則縊痕既如此雖以德良為身復  
讐之心項部縊痕之說徃不得諱而索則終不現納全以  
被打致死據為招是乎則屍身初得之際渠自獨見而既  
無他人之叅見則安知非自縊索必欲駭人於償命之  
科是乎喻宗未知端緒是乎於李從奉段與德彩居在隣



里與之親熟則昏黑未明之中手握散髮恣意毆打之狀  
崔辰光任丁斗輩忝見作訂渠雖發明其可得字設令德  
彩之死不由於被打而由於自縊是良置當初設心之叵  
測踢勢猛毒可想其不計死生之狀是如乎屍身已腐傷  
痕無路明的執得故雖不得斲以正犯只以被告懸錄是  
宁乃究其情狀萬萬免頑照法嚴繩斷不可已是乎亦省  
訂崔辰光任丁斗等毆德彩從奉解闕之後捨置毆打之  
人率去被打之人事理當然是去乙留置德彩率去從奉  
非但顯有愛憎之意今此納供之時只以一二毆踢之說  
為招而漫漶說去似有隱情是乎矣平問之下萬無窮覈

之道待用刑嚴加究竟何如為乎亦德彩從奉闕之處  
親自摘奸則地名塔峴而初非沙石嶢角之地乃是塵土  
平夷之處而自闕闕之地距屍在處地名新迤洞而其間  
為二百十一步是遣屍傍松木亦為尺量則以周尺為十  
二尺圍為一尺三寸而一枝已折是乎亦行兇兇仗初不  
現納不得圖畫上使為乎亦被告人李從奉及看訂功隣  
諸人並只還因本州獄以待處分云云

判

付此獄緊訂無出於崔辰光而辰光與致死是在德彩素  
有周親之義決無越視之理則目擊德彩之被打於同行  
人從奉處致有破笠絕帶之事捨殊死之德彩與從奉而

借歸者果何疑折是於撥捨其衣冠收藏其囊襪仍又驅其牛傳其家者似有厚意於德彩德彩一身耳亦何不辜往是於德彩母若祖母家之遠近懸殊年之老少隔異則德彩被打之由何故不傳於其母而傳於其祖母乎是於衣冠囊襪渠既袖來則德彩之死生必當詳知是去乙前後納供隨問隨變始敢扶抑未乃漫漶渠若無隱情寧有是理是於德彩致命無論自縊與被縊縊索套頸既不現出縊死一節終涉疑晦分此除良安正字招以為微見白物意或有人刈草是如為有則亦不可以吊掛高樹言是遺從奉又八崔惡才獄事比本獄情十倍亮獐是如乎一

漢兩犯俱係殺死渠之殺人手段可謂本來伎倆以此以彼有難逃議傳輕並只申飭道伯出意見究竅應問人等處仍即論理狀聞後稟處為於海之西陬氓俗蚩蚩朝家敦風重倫之故宜先茲土德良以德彩之兄聞丁斗殊常之言往尋德彩之去來未見德彩之形影而謂以日暮便即還來云者同氣之情果安在哉似此愚頑之民宜加懲礪令道臣懲治

襄陽李海宙周牢朴成才致死案因自縊

付恃強而武斷有素侮弱而文致無辜勒把烏有之跡粧出鼠竊之案以至三父子私施周牢惡刑竟使一人致命

判

設心也至慘毒下手也極兇獰今若斷以威逼之律使海寅生出獄門矣但土豪肆惡難以知戢亦恐死者茹冤無以少洩道狀之輒歸嫌殺曹啓之不欲傳生俱不無意見而前此行查凡幾遭矣然其供招了無寢辭逼殺雖無隱辭嫌殺終不輸款至於宿怨有無似無別般更竅之道若令一味訊推期於瘦死則有乖明獄之體海寅身乙令道伯親報除尋常箇箇各別嚴刑準三次絕島減死勿限年定配以懲土豪侵擾少民之習

飲毒

堤川李罷大劫逼盧女飲毒致死實曰飲藥

判

付女子貞信不係於地處之顯微苟有行露之羞則豈無速頌之理而士之耽芳未聞有強暴之律是如乎大抵盧女之死貞則貞矣不死於執裾之日而乃決於送單之時者未知其死得其所事貴成羨朝家雖不欲索言目此而直歸於故殺逼殺之科則不已過乎且罷大為罪專在於枉單之勒送而媒的父母之所不禁也深追踰牆之失有此束茅之舉在罷大足為知禮未見其為罪是如乎以此以彼成獄償命非所可論刑推一次放送為有矣決意飲藥既由於宿恥之不能快雪則當初罷大適決杖未免失之太寬其在重人命之義不可無警其時道臣從重推考

草溪文女飲毒自處獄事目都應俞子啓大鳴冤查啓  
付從古最難明者淫獄而况此係閔綱常至淫至慘者乎  
應俞推諉於應千應千推諉於應俞俱有證據各自畫脫  
無恠其訟官之難於鉤覈徒致疑晦而朝家則為蔽一言  
曰無是理也是如乎噫嶺南即鄒魯之鄉而都文兩姓又  
是班族是隱則鄒魯之鄉班族之類豈有此等無前之皮  
恠是旆雖以文案巧之亦自有覷破者豈應俞家置年少  
孀婦尋常一念不弛於行露溷麻之患而所謂應千以從  
房之親或者檢應俞之藥餌或投宿應俞之廬幕其所往  
來無內外無晝宵從叔侄婦自相親近則應俞不顧事理

妄生疑慮惹起事端稍稍倡說一家之內舅婦積怨同堂  
之兄弟成誓日甚一日必欲甘心而天倫義重姑且泯默  
是如可及其迫逐成女奪情改適之後新嫗舊猜殊塗并  
湊於是乎追摘臘月之事作為鉗制之資應千婆患於外  
成女誘說於內仍使孀婦窮無所歸憤懣成疾轉展至於  
懷單呈官飲藥絕死之境者明若觀火是如乎前後訟官  
每以臘月事者肯縻靳不已而若其許多究罪之計  
許多伺釁之漸不在於臘月事有無則欲以臘月事斷此  
獄者未之深思分叱除良就其臘月事論之驟者則雖以  
應俞可疑之案細究則反為應俞自鳴之端是如乎假使

應俞內懷叵測之心夜過孀婦之戶則雖有如斗大膽方其若妻若婦警盜疾呼之際口恟心疼抱頭鼠鼠之不暇顧何挺身曰我晏然應之乎有意無意一我字可以立判是遣又以破甌一欸如得奇貨作為欄柄而夜行顛跌觸破咒皿或不是異事是如乎苟如是說諸凡既不視地厥足用傷者盡當驅諸淫奸之科可乎應俞親舅也應千從舅也倫常之變兩舅相誣在孀婦只有一死者而已而以臘月黥昧之說執而告舅是誠何心惟彼孀婦真有不顧告舅不難判死之意是隱則再昨年臘月以後無非可告可死之日何至於過三年十七箇月而始有此舉措乎朝

家以是明知其為成女應千之所德惠是遣此獄元犯不在應俞則當在應千而應千亦未必然應俞之供曰目見應千與孀婦同宿同坐非一非再云爾則以應俞誓視應千之憤若見其同宿同坐之舉有何一半分顧惜愛吝之心不告官家不播隣比而只以言語呵責而已乎至於應千替當之說逃躲之事亦無非可疑是隱乃一則迷劣之故一則過恟所致何必執此而歸之於必然之科是於應俞之錢索投札之語應千之買馬馱去之云俱是彼此間啻囑訂叅死中求生之計又奚足取信也蓋此獄事始起於應俞之致疑應千中成於應千之反誣應俞終結於

成女之同心逞憾孀婦之告舅純死其源甚微其流轉大而考其宗則未見真箇劄着處此朝家所以斷之曰無是理也然應俞應千自有可殺之罪噫彼親屬相奸是何等醜穢也又何等關係也今於同堂之間弟誣兄兄誣弟傷倫敗俗更無餘地所可道也言之污口考之律文應俞罪閔三省應千事係一律而應俞應千互相搆誣出場無期雖令一併置辟渠不敢辭是隱乃但律文曰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十里應俞應千皆是未決折之類情雖可殺法有所據是遺文召史之自斃宜若有一人償命而無論應俞應千身被惡名各自面脫

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政指是耳不可以有意威逼設計故殺論亦不可用手毆刃滅行漫漶論是如乎以此以彼各施此律草溪郡因推罪人都應俞應千等特為減死島配干連諸人或左或右無一公言者誠狂駭痛而大關係處各為其親容有可恕并忝酌放送之意行會

驚詭

金堤趙以瀛與趙虎振爭詰使虎振驚詭致死實曰驚詭

付原其成獄雖出於重人命之意而渾身上下無一傷處乙仍于覓之不已乃以左膝皮破一處為訂左者固已駭惑分叱不喻宗曰懸錄曰以驚詭卿等所謂苟且云云徃

判

是歇後語况於以漁之所畜每丹即人盡夫之官婢也假令身死是在虎振真有奸騙之跡而捕捉於奸所是良置不可以劫奪論是去等况於虎振又是以漁之族親也當初與虎振相詰既在官廳門外真有犯手之跡則十日所視眾口難掩而無一人立訂是遣從後執每丹之髻八虎振之房暫與爭鬪是如可旋即解去之說昭載查案其不毆踢亦可推知是如乎以此疑端一向同匪殊非慎獄之意此囚乙良嚴刑一次分諫放送為於前後檢官推官之不出意見苟合雷同拖至四年者大是溺職一併指名現告從重推考

因病

康津尹太緒彥緒毆打尹德奎致死實因病患

判  
付此獄不難解殺人者死通天下萬世不易之法而為父母雪誓逞憤毆人傷人至於致命者輒夕屈而貸之大抵律最重倫理乙仍于較輕重審取捨者蓋如許其躍如矣羞與憤之不及於誓而事有關於為親下手猛且傳生况此獄之近於復誓乎尹德奎之死無論被打因病又無辜限內外痕損由於頑孽成疾崇在頑孽頑孽是在太緒彥緒等二人獨非德奎子恒忱等之誓乎今從道伯之說誓無可復之人而復之一字當刮去於律例乎又或有為父

母雪誓逞憤而殺傷人者亦可無一言一一償命而減死  
或杖流或勿論之文收聚並付之水火為無妨乎道伯之  
職異於檢律律例論議不可偏廢且况措辭判下之後乃  
以遂非執物之說無難張皇尋常道理固難責之於此道  
伯而右祖邑梓庇覆亮身惟恐獄不牢而殺不償其意未  
可曉多費責教及涉屑越姑置之所謂初覆檢官等決不  
可仍置字收之任以亂風化為先施以誤大獄之律令該  
府拿問勘斷本獄成案今無可論仍自不曹枚舉判下措  
辭行會諸道俾各留心於敦尚之治

偽造

京囚金重滄偽造印信

付母論寶印或闕帖偽造率是不堪飢餓冒犯罔赦之科  
乙仍于設或按法正刑朝家於此輒有矜矜之心未常以  
得其情實為喜至若此囚段十條斬案下惡具備出沒於  
京鄉閃忽其行止或托風落松發賣或誣陳荒處起耕或  
畝奴貢之減疋或犯印跡之加書憑籍虛券暗飲厚賂始  
受惡刑於鎮營旋被遠配於本曹宿習不悛新孽愈譎或  
變改名字或摸幻諺書自言萬戶之妾父冒稱嶺營之親  
幕甚至手決偽造之不足偽造傳令傳偽造之不足畢竟  
有盜成完文假作印信之舉許多罪犯一或有焉渠安運



三尺而况無而有之乎是弥造印一事段箇箇承款於捕廳是如可及當本曹推問忽變前辭抵死牢諱究厥情狀節節痛惡渠雖推諉於已死之光倫光倫之事宗由於渠渠固免頑尚有人心能無愧赧底乎况弥悉患光倫者渠也符同光倫者渠也若論此獄元犯一則渠而二則渠且干連是在在因諸人無非渠卒徒撫以獄体訟例渠之掉脫萬萬無是理分叱不喻設如渠供完文行印信非渠所自手造前此諸般文券之偽造亦可証諸光倫罪人金重瀚更良各別嚴刑斯速捧遲晚以為如律勘斷之地為弥干連金光仁段廳招曹供終不忍歸咎於其身可見本然之不泯今日開坐時招致光仁宣布判付辭意後放送為弥朴重賢段元無干涉於偽造之野而經年滯囚良足矜憫分叱除良槩以遊手之徒冀其糊口之計橫罹於他矣獄事特為分諫放送為弥張弘濂段鞠山案年董三十退計十年時節乳臭尚在口故所謂芬至今猛未沫者今不必追理後勿如是之意申飭放送

三尺而况無而有之乎是弥造印一事段箇箇承款於捕廳是如可及當本曹推問忽變前辭抵死牢諱究厥情狀節節痛惡渠雖推諉於已死之光倫光倫之事宗由於渠渠固免頑尚有人心能無愧赧底乎况弥悉患光倫者渠也符同光倫者渠也若論此獄元犯一則渠而二則渠且干連是在在因諸人無非渠卒徒撫以獄体訟例渠之掉脫萬萬無是理分叱不喻設如渠供完文行印信非渠所自手造前此諸般文券之偽造亦可証諸光倫罪人金重瀚更良各別嚴刑斯速捧遲晚以為如律勘斷之地為弥干連金光仁段廳招曹供終不忍歸咎於其身可見本



